

郁达夫抗战诗文抄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郁达夫抗战诗文抄

王孙 熊融 编

人民出版社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郁达夫抗战诗文抄

王孙 熊融 编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三明市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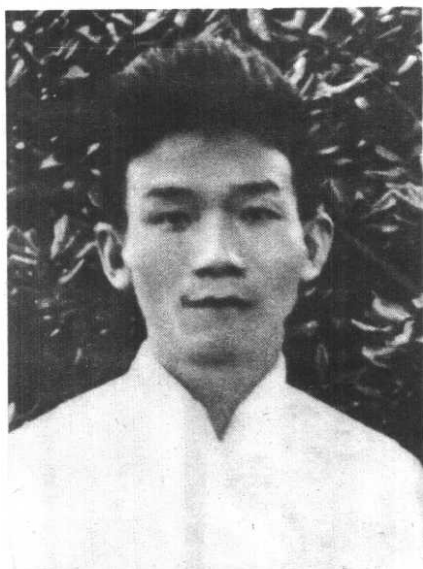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8.75印张 3插页 169千字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50

书号：10173·349 定价：0.68元



作者 像

却望雲仙似得
 山陰如夢有
 明彦達人始向
 前程驛水系
 航是馬閑
 而山冬日車世有明
 序頌之作
 空言不為人言
 郁達夫



作者手迹

缘 起

从抗日战争开始到解放战争为止的十年间的文学，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并具有特殊的风貌。

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随着上海政治环境的演变，大致可分三个阶段：一、抗战初期，即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至同年十一月十一日，上海是抗战前线之一翼，全国作家大多都在上海，这里成了全国文学运动的中心。文学作品类多激昂而率直。二、“孤岛”时期，即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上海四周虽已沦陷，却还有一小块租界成为当时的特殊区域。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了广大爱国进步作家，以此弹丸之地为据点，

采取种种灵活方式，继续与敌伪周旋。当时的文风，仍多激越，但限于环境，表现手法已逐渐向迂回曲折和隐喻讽刺转变。三、沦陷时期，为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上海完全成为沦陷区。这是上海最黑暗最艰苦的阶段，一切出版物和文艺活动都要受到侵略者和汉奸的严密控制。就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地下领导依然存在，坚持民族气节、誓不为敌人效劳的爱国作家（包括文学上属于鸳鸯蝴蝶派的大多数作家在内）更是大有人在。他们或用“商办”名义，继续编印书刊，或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有计划地打入敌伪文艺报刊，发表反映现实生活、培养读者严正艺术趣味的作品，排挤替敌人歌功颂德的毒草。这时的文坛，呐喊和投枪已不允许，而现实主义却有了进展，在艺术上经过了更多的锤炼。这类作品，今天看来也许会被指摘隐晦，甚至色调暗淡，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需要经过种种斗争才得发表！就是这类作品，等候着作者的往往是逮捕和严刑。而的确有不少作家经过这样的炼狱，有的甚至惨遭

杀害。

我们深感以上三个阶段文学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都值得保存下来，使后代知道：我国现代文学有过这么一个阶段，有过这么一批作家，他们曾在艰苦的岁月里，为我国的现代文学史写下了可贵的一页。而流光易逝，岁月不居，这项整理工作至今还没有去做，大批资料仍然散佚，有待搜集，再不抢救，恐将荡然无存！

同人有鉴于此，集会商讨，决定承担起编纂《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的责任，钩沉辑散，以这一时期上海的作家和作品为主，并兼收活动在上海附近的浙江、江苏、安徽、福建诸省，以至香港、南洋等地，而与上海仍有关联和影响的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杂文、剧本、儿童文学等各种体裁），分辑陆续出版，每辑十册。

本丛书成立编辑委员会，约请巴金同志为名誉主编，推举楼适夷、林淡秋、柯灵三同志为主编，具体编务，则由杨幼生、陈梦熊、管权、胡凌芝、肖斌如五位同志担任。福建人民出版社承担出版任

务。

担负工作的同志，各有自己的岗位，抽暇收集材料，走访求教，往往为寻找一种资料，费时数月，一有所获，则欢欣如得至宝。本丛书中每册从选题定篇以至编辑出版，确也颇费了不少心力。展读当年作品，相隔已将近半个世纪，而当时斗争年代的各种情景，仿佛历历在目，许多篇章，依旧震撼着我们的心灵。这使我们觉得从事这项工作并非毫无意义而告慰于心。

我们深感遗憾，主编之一林淡秋同志却未及看到“丛书”出版就溘然长逝了，谨在此表示我们的悼念。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二年三月

序

王孙和熊融两位同志，选编了一本《郁达夫抗战诗文抄》。他们知道我和郁达夫生前有过交往，而和郁达夫过去有交往、如今还健在的同志已不太多了，所以把原稿先送给我看看，并希望我在看过以后，能写下一点意见。

是的，我和郁达夫生前，的确有过一段时间的交往。那大概是在一九二六、二七及以后几年的事。那些情况，我现在回忆起来，已经记不大清楚，但在他的《日记九种》里面，还可以看到一些约略的记事。不过，那些私人交往的琐事，就是能够条理的回忆起来，如今已事隔多年，似乎也没有多大意思。我现在所想到的，倒是关于郁达夫的作品的评价以及他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问题。

郁达夫在中国文坛和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完全是由于他的创作实践——他的小说所奠定的。正如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白话写成的小说一样，郁达夫的短篇小说集《沉沦》，也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出版的白话创作小说集。但是，最近多少年来，

在许多研究中国新文学史的著作中，却往往不提到郁达夫的名字，而有些比较年轻的文学青年或文艺爱好者，或许根本不知道“五四”以后中国新文学运动初期，在那两个主要文学团体之一的创造社中，除了郭沫若之外，却还有一个与郭沫若并称的郁达夫。

郁达夫是一个热情充沛、具有浪漫倾向抒情色彩很浓厚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用当时一般人的说法，是具有一种被称为颓废的或是所谓世纪末的伤感的東西，但是作者的意图却是借用了这种形式来表示对于现实的不满与反抗，并且用这种情绪，以主观抒情的方式，来打动青年，增强他们对现实不满和反抗的决心。这在“五四”初期是有它一定的时代意义和社会作用的。可是，这种情况却不一定被一般人所认可。到了后来，有些人竟然强调他颓废情绪的消极的一面，甚至有些受极左思潮影响的文艺评论工作者，认为颓废就近于黄色，而黄色却又连系着消极与落后，因而郁达夫的名字以及他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就被一笔抹杀了，其实这是很不公正的。

的确，郁达夫初期的小说，确是有一些消沉甚至颓废的东西，但在同时，他也用这种主观抒情的笔调来倾诉他那爱国主义的热忱，发出“中国呀，你将在何时能够富强起来”的呼喊。这种心情，就是在那篇被人称之为颓废的代表作品——《沉沦》里，也是看得出来的。在他稍后的一些作品里，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之交，在左翼文艺运动的年代，他在作品中不仅写了香烟女工的生活，也写了歌颂黄包车夫、

同情劳动人民疾苦的作品。他在文艺论文里，很早就提出了文艺上阶级斗争的口号，而且还以实际行动，团结在“左联”周围，和鲁迅先生携起手来，共同编辑与“左联”有关的刊物。……这一切，都是现代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事实，只看到郁达夫的“颓废”的一面而忽视了其他方面，这不是一种科学的批评态度。

鲁迅先生曾说，倘要论文“就要顾及作者全人”，我以为这是非常正确的。特别是在关系到国家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更是考察“全人”的关键。郁达夫在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参加了抗战工作，在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并曾到抗日前线访问。不久由于家庭问题，被迫“万里投荒”到南洋，在新加坡一带做抗日宣传的鼓动工作。尽管他个人生活相当不幸，应该说，他的工作还是非常出色的。他人虽已离开了祖国大陆，但他的心却仍然眷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无数勤劳勇敢的同胞。他在那里办副刊，发表了许多鼓舞人心、宣传抗日必胜的政论，写了不少有感而发的文艺论文，还培养了不少当地的文艺青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加坡沦陷，郁达夫改名换姓地流亡到苏门答腊，甚至被迫当了日本宪兵队的翻译。就是在这样艰险困难的情况下，他还尽力帮助过不少华侨和当地人免遭日寇的迫害，直到胜利以后他被日寇发觉了本来身份被秘密杀害为止。从这些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郁达夫的“全人”，是一位始终爱国的进步作家。以他这个“全人”再来论他的“文”，就可以看出所谓“消沉”“颓废”，并不是他“文”的本质与主流，只是一种表现形

态而已。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郁达夫在创作上有较高的艺术才能，他每每以他的特异形式如第一人称，以浓郁的主观色彩，来叙写他所创造的人物感情，因而使得一般读者，误认为作品中的人物，也就是作者自己。他的作品中所包含的艺术魅力，往往使得读者，把作品中的人物和这作品的作者，错误的混同起来。这也是造成很多人误解的原因之一。但是，作品具在，细心的读者，是会从具体的作品中，读出作品的真意，给予作者和作者所写的作品，以应有的正确的区分和评价的。

他到南洋以后的作品，大部分是文论和政论，还有相当数量的旧体诗词，遗憾的是，没有他最擅长的小说。我想这原因由于是在抗战时期，又由于是在异国，他没有恰当的题材和充裕的时间，进行艺术的构思，而现实的需要又使他不能不迅速的写下大量的有针对性的政论文论。这正如鲁迅先生生命的后期一样，他来不及坐下来作精细的艺术构思，他要不懈的战斗，一直到了他的呼吸的最后。郁达夫又何尝不是如此？他在抗战期间，为了配合前方的战斗，始终没有放下他手中的武器——他鼓励抗战，发动募捐，号召海外侨胞，同仇敌忾，归国从戎……一直到了他不得不离开这个战斗岗位时，他才放下手中这支钢枪。

就是这样一位爱国战斗到死的进步作家，解放以后，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和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作为郁达夫生前的友人，心中是颇有感慨的。感谢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

想，清理“左”的错误，使得郁达夫的作品又受到重视，重新评价郁达夫的工作也开始活跃起来，王孙和熊融同志编选的这本《郁达夫抗战诗文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本书中所编选的材料，很大部分是在解放后大陆上首次发表的，相信这一定会对读者进一步全面地认识评价郁达夫的为人和作品有所帮助。

拉杂地写下这些，既算是对达夫的一点怀念，也勉强作为本书的序言吧。

许 杰

一九八一、八、一八

目 录

序 ····· 许杰 1

诗 歌

游于山成公祠 ····· 3

题《白云轩诗词集》两首 ····· 3

偕吴秋山游鼓山 ····· 4

廿七年黄花岗烈士纪念节

有感 ····· 4

余两过黄山，未登绝顶，

抗战军兴后，巡视

防务至屯溪遇雨，

至朱砂泉一浴 ····· 5

郭沫若氏自长江战线归

来，谈及寒衣与文

人少在前线事两首 ····· 5

自汉皋至辰阳流亡途中

口占 ····· 6

馥家诗纪（十九首选四） ····· 6

远适星洲，道出香港，友人囑题《红树室书画集》，因题一绝	8
小草	8
星洲旅次有梦而作	9
元旦因公赴槟榔屿，闻有汪电主和之谣，车中赋示友人	9
抵檳城后，见有饭店名杭州者，乡思萦怀，夜不成寐，窗外舞乐不绝。用谢枋得《武夷山中》诗韵吟成一绝	10
云雾登升旗山，菊花方开	10
关君谓升旗山大似匡庐，因演其意	11
前在檳城，偶吟俚句，南洋诗友和者如云。近有所感，再叠前韵，重作三章，当知余迩来心境	11
赠万印楼主张斯仁先生	12
为君濂题海粟画梅	12

庚辰元旦闻南宁捷报，	
醉胡社长宅，和益	
吾老《岁晚感怀》原韵	• • • • 13
得渝友诗柬，谓余尚不	
孤。实则垂老投荒，	
正为僇子辈诟詈。	
因用原韵奉答，亦	
兼告以此间人心之	
险恶耳	• • • • • 13
赠韩槐准	• • • • • 14
祝中兴俱乐部两周年纪念	• • • • 14
《温陵探古录》题词	• • • • • 15
赠曾梦笔氏	• • • • • 15
赠紫罗兰有序	• • • • • 16
为林建题《匡庐图》	• • • • • 16
月夜怀刘大杰	• • • • • 17
书示江郎	• • • • • 17
与江郎对饭座上口占	• • • • • 18
南天酒楼饯别映霞两首	• • • • • 18
题刘海粟《祝融峰图》	• • • • • 19
寄王映霞	• • • • • 19
和曾广勋先生赐赠之作四首	• • • • 20
感怀	• • • • • 20
李伟南陈振贤先生招饮	